



小学生文库



恐怖的森林



恐 怖 的 森 林

李迪 著

吉 林 人 民 出 版 社

1981年·长春

恐怖 的 森 林

李 迪 著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384印张 46,000字

1981年3月第1版 198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5,950册

统一书号: K16091·826 定价: 0.27元

内 容 提 要

故事发生在一九五〇年深秋，云南边境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部队开进茫茫的约哈古大森林。当地傣尼族人民欢欣鼓舞，热情欢迎人民子弟兵，把他们从苦难中解救出来。然而，暗藏在格黑寨的特务分子与流窜到密林中的匪徒相勾结，通过一只鸢鹰同黑马店的老板，传送暗号，企图破坏人民的幸福生活，威胁着新生的红色政权。傣尼族少年戈龙，偷偷跟随深入密林侦察敌情的父亲解放军战士莽勒戈，同匪徒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戈龙终于脱离险境，把情报送到解放军连长顾铭叔叔手中。

要问莽勒戈是怎样为掩护戈龙壮烈牺牲，戈龙到底经历了哪些艰难险阻，他又怎样机智勇敢地战胜了敌人？那么，就请你看 看这部惊险的儿童中篇小说吧！

致小读者

《小学生文库》是专门为小学三、四年级学生提供知识的宝库。内容丰富，品种多样，装帧新颖。它能帮助你从小培养共产主义思想品德，树立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为实现祖国四个现代化而献身的远大志向。它将向你揭示太空的神奇，海底的奥秘，鸟兽鱼虫的生活，金银铜铁的性能。它能带领你环球旅行，了解世界，讲今论古，走向社会。它能告诉你什么好，什么坏，什么错，什么对……

《小学生文库》一共要编三百多种。就分类来说吧，有自然科学、社会常识、思想品德教育、历史地理、文学艺术、课外活动辅导材料，等等。

《小学生文库》是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出版社协作编辑出版的。

《小学生文库》编委会

《小学生文库》顾问

(按姓氏笔划为序)

叶君健、严文井、李 新、
陈 放、陈伯吹、茅以升、
高士其、黄庆云、谢冰心、
董纯才、蒋锡金

故事发生在一九五〇年深秋。

在云南边境上，有一片茫茫的原始大森林，叫约哈古森林。约哈古，在傣尼^①语中，就是恐怖的意思。这里是一个长年被黑暗和恐怖笼罩着的世界，万木竞相撑起的遮天蔽日的巨伞，把这里发生的一切悲剧都捂盖得严严实实的。如果你胆敢冒昧地闯进去，约哈古森林就会毫不留情地惩罚你：那生长得密密麻麻的树木，手拉着手，布下一个又一个口袋似的迷魂阵，使你一钻进去就晕头转向，再也别想找到退出来的道路；你想继续朝前走吧，那垂挂在林间的蟒蛇粗的藤条，缠绞成一张张大网，又拦住你的手脚，使你寸步难行；正在这时候，也许，一只吐着血红血红的长舌头的老豹子，会突然从背后猛扑过来，把两只指甲尖利的毛爪子搭上你的

^① 傣尼人是云南哈尼族的一个支系。

肩头，只要你一回脸，就被它一嘴咬断喉管；就算你侥幸没遇上老豹子，也说不定会突然间和一只饿狼或者寻食的熊碰个照面。在那闪动着幽蓝幽蓝的磷火的森林深处，数不清的猛兽都冲你瞪圆了绿灯似的亮眼。就连那躲藏在厚厚的散发着腐臭的枯枝落叶下的沼泽地，也大张着嘴巴在等待着你。一旦你失脚踏下去，就再也别想爬起来了；不等沼泽地把你完全吞噬，性情残暴的沼泽鳄，就会扭动着布满疙疙瘩瘩的角质鳞壳的身躯，爬过来，一甩尾巴，把你的脑袋打个稀烂……

然而，使当地傣尼百姓一提起来就肉跳心惊，陡然变色的还不是大自然付与约哈古森林的恐怖。在这兽恶林深的世界里，聚散无常地出没着一伙杀人不眨眼的土匪。在这伙比豺狼虎豹还凶残十倍的野兽里，有打家劫舍的惯匪，有拦路行抢的凶徒，有为非作歹的流氓地痞，也有被打垮了的封建土司的反动武装和山主恶霸的散兵游勇。他们纠集成伙，踞地称雄，在高山密林的掩护下，拦道抢人，图财害命。使得无数通过森林出入国境串亲戚、做买卖、赶马帮的善良百姓横遭抢掠、溅血丧生。这伙土匪还经常趁黄昏或拂晓的时候，打着火把，举着枪刀，

吹着口哨，喊着叫着，蹿出森林，洗劫附近的倭尼村寨。他们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搅得鸡飞狗跳，民不聊生。特别是近两个月来，当我人民解放大军乘胜前进，直挺西南，把五星红旗插到祖国边疆的时候，这伙土匪看到他们好梦不长了，更加紧了活动，疯狂地破坏刚刚获得了解放的劳苦人民的幸福生活，偷袭剿匪的部队和成立不久的民兵联防队，直接威胁着新诞生的红色政权。

象乌云在大地上投下了一片阴影一样，土匪出没的约哈古森林，在倭尼百姓的心上，也投下了一片阴影。我解放大军，决心彻底消灭这伙害人的野兽，让和平幸福的阳光，永远照耀边境的森林和村寨。

一天下午，一个穿一身倭尼人黑色粗布衣裤的瘦高瘦高的中年汉子，牵着一匹长耳朵白马，稀哩哗啦地蹚过蓝芒河，沿着曲曲弯弯的马帮路，钻进了茫茫的约哈古森林。

看样子，这个中年汉子象是要出境串亲戚的。马背上驮着两个扁扁的箩筐，里面装着不多的东西。也许是因为害怕土匪吧，那倭尼人通常喜欢挂在马脖子下的九个铜铃铛都被摘掉了。他赤着一双粗实的大脚，走在林中小径上，蹑蹑蹑蹑地踩着落叶，

一对闪光的眼睛，不时扫视着黑魑魑的森林。

此刻，森林里静得出奇，只有那因为湿度过浓而凝结在繁枝密叶上的水珠，不时从树上滴滴嗒嗒地落下来，形成亚热带森林里特有的“森林小雨”。

走着，走着，突然间，长耳朵白马惊嘶一声，腾起前蹄。不容中年汉子回过头来看个明白，只听喇的一声，一根从高大的橄仁树上飞甩下来的棕绳圈套，就准确地套住了他的脖颈。中年汉子急忙伸手去抓绳套，可是，晚了，那缩着活扣的绳套猛地收紧了，粗楞楞的棕麻绳勒得他一下子吐出了舌头。紧跟着，棕麻绳往上一提，中年汉子便双脚离地，被吊上了半空。

吹进约哈古森林的含着蓝芒河水腥的山风，轻轻地摇晃着吊在橄仁树上的中年汉子的僵直的尸体。他，就是我侦察连连长顾铭派出去侦察匪情的二班长大刘。

“已经是第五天了，大刘还没有消息。”

顾铭的语气是沉重的。连日的焦虑和不眠，使他

的声音也变得低弱暗哑了。他那沉思的目光，穿过窗口，凝望着远处笼罩在暮色中的黑压压的约哈古森林，“也许，大刘碰着了困难；也许……”

顾铭没有再往下说了。他不愿意说出下面的话——“也许，他象前面先后派出去的两个同志一样，去了就再也不会回来了。”

顾铭停顿了好一阵，这才收敛了远望的目光，转回身来，关切地打量着站在身后的一排长莽勒戈和入伍不久的倭尼战士果沙。他们是前来领受去约哈古森林里侦察匪情的任务的。

莽勒戈是个身强力壮、膀阔腰圆的倭尼汉子，一头蓬乱的生来就打卷的黑发，有些不甘心地被军帽压着；高高的鼻梁，厚厚的嘴唇，刮得青帮帮的腮巴上，倔强地钻出密密麻麻的胡茬子；一双犀利的目光在深陷的眼窝里野火似地闪亮。能治服高原上的一切的毒日，把他那结实得象用坚硬的岩石凿出来似的脸膛和臂膀，灼烤得黝黑，越发显示出这个倭尼汉子粗犷强悍、勇猛过人。莽勒戈是在大部队南下途中被吸收入伍的。入伍后，他一直跟着顾铭这个侦察连，为大部队开辟通路。半个月前，侦察连开到了被约哈古森林严密封锁了的边境线上，部

队在座落于糯茶山下的傣尼格黑寨落下脚。顾铭在一幢自从主人害病死了以后就一直空着的竹楼里安下指挥部，和一位五十多岁的独身老猎人贡布老爹与果沙的堂叔巴木利做了邻居。莽勒戈和其他干部战士都分散住在老百姓家里。他们开始了发动群众，调查匪情的工作。不久，地方党组织把已经成长为党员干部的莽勒戈的妻子，也派到格黑寨开展妇女工作。莽勒戈的小儿子戈龙，也跟着阿妈一起搬来了。在这其间，部队又吸收了几个积极报名参军的傣尼青年，果沙就是其中的一个。由于他从小就生在格黑寨，对约哈古森林的情况比较熟悉。因此，顾铭选中他和莽勒戈一同去执行侦察任务。

顾铭关切地打量了莽勒戈和果沙一阵儿，说：“还有五天，剿匪的大部队就要赶到格黑寨了。可对盘踞在约哈古森林里的这股土匪，我们还没有很清楚地摸出他们的活动规律。他们凭借着对森林的熟悉，躲在暗处跟我们周旋。如果大部队开进去打，不但会有很大伤亡，而且也不能达到一举全歼的目的，漏网的土匪会逃出国境，留下后患。”顾铭停顿了一下，继续说，“这股狡猾的土匪，虽说行踪难测，但他们时聚时散，时出时没；前些日子，又连着偷

袭了我们，工作进展缓慢，还没有来得及成立军民联防的两个寨子。从这些情况看，说明他们有着完整的组织指挥系统。如果我们通过入林侦察，甚至抓住机会接触土匪，钻进他们内部去，摸清他们的活动规律，从而在我剿匪大部队赶到的时候，设法把这股土匪引出茫无边际的原始森林，那么，我们就能打个漂亮的伏击战，把这伙危害人民的豺狼干净、彻底地消灭掉！莽勒戈、果沙同志，你们俩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



顾铭话音未落，只听扑腾一声，从后窗口猴似地跳进来一个男孩子。

这孩子个头矮小，穿一身傣尼人自织自染的靛青色粗布短衫肥裤；脑瓜顶上盘一条耀眼的大红布包头；脖子上套着一个又大又圆的银项圈。他两脚刚一沾地，就雄赳赳地挺起小胸脯，冲顾铭行了个没

有学到家的举手礼，调皮地尖着嗓音喊道：

“报告连长，保证完成任务！”

这跳窗而进的孩子，一下子打破了竹楼里沉闷的空气，三个大人几乎同时叫出了声：

“戈龙！”

刚满十三岁的戈龙，哪点都长得象他的阿达^①



莽勒戈，黑脸蛋，高鼻梁，厚嘴唇，深眼窝，一对滴溜乱转的亮眼；就是个头太矮，瘦胳膊细腿的，象一只小猴子。可是，别看他个头小，却有股子野劲。爬树掏鸟，下水摸鱼，鸣枪放铳，拉弓射箭，没他不敢的，没他不碰的，没他

^① 阿达，傣尼语，即父亲。

不学的。特别是射箭、爬树、剥兽皮这三样功夫，他跟阿达学得最到家。戈龙就是性子太急太猛。有一次，他背着阿达，一个人带着弓箭，闯到林子里去打野物。钻了半天，什么也没碰上，眼都气红了。正在气头上，撞着一头五、六百斤重的大野牛。你想想，那野家伙怎么能随便碰呢？戈龙可不管，拉弓就射。好家伙，一箭正射在野牛的鼻子上。野牛一下子就惊了，竖直了刀似的犄角就撵。戈龙怎么跑也甩不掉它。幸亏莽勒戈赶到了，一把扯掉戈龙头上的大红布包头，甩在一蓬灌木丛上，然后，拉着戈龙换了个方向跑。说也奇怪，那惊牛不再追戈龙了，直着犄角冲那挂着大红布包头的灌木丛扑去，乱挑乱踩，直到把那蓬灌木丛踩成了平地，才算了事。过后，莽勒戈气得骂戈龙。戈龙却笑那野牛太傻。莽勒戈一戳戈龙的脑门：“你才傻呢！受了惊的野牛最见不得红！要不是我扯落你的包头，引开它，你非让它给踩成一滩肉泥不可！”气归气，骂归骂，可从心里头讲，莽勒戈对自己有点野性的小儿子，样样都还是挺满意的。可就是有一样不太随心，他嫌戈龙的个子长得太矮。一提起来，莽勒戈就要说：“儿子，你什么都象我，干嘛偏偏个头不象

我呢？你应该长得高高大大的，象个真正的男子汉！”

此刻，看着儿子翻窗进来，莽勒戈瞪圆了眼珠子：

“去去去，捣什么蛋！大人在说正事！”

戈龙一梗脖子：

“我也是说正事！”

顾铭蹲下身子，双手搭在戈龙的肩头上，笑着问：“戈龙，你保证完成什么任务啊？”

“去约哈古森林里侦察土匪啊！”戈龙眨眨眼睛，“我躲在门外听了半天了，要是门不倒插着，我早就闯进来啦！”

莽勒戈一瞪眼：“小小的孩子，胡闹些什么？快走走吧！”

戈龙回敬了阿达一个白眼，又满怀希望地盯住顾铭。

顾铭笑着拍拍戈龙的头顶：“好样的！”

“好不好样的，我就听你一句话，同不同意我去？”

“嗯，问得干脆。”顾铭闪亮的眼光，盯住戈龙，“土匪不让我们过安生日子，我们就要消灭他们。你要跟我们一块儿去消灭土匪，这很好。不过，你还是一个孩子……”

戈龙不等顾铭再往下讲，一下子推开他的胳膊：

“哼！孩子，孩子，我就知道你不同意我去的！”

他话音刚落，噌的一声，又猴似地从窗口翻了出去。为了表示气愤，还一回手打落了撑窗的木棍。竹篾笆窗子啪的一下关拢了。

当戈龙跳出窗口的时候，忽然发觉竹楼一侧有个人影一晃，仿佛是受了惊的一只麂子，慌慌张张地躲进了芭蕉树丛里。戈龙定睛一看，原来是果沙的堂叔巴木利。这个小眼睛的瘦老头，布满皱纹的脸象一张烤焦了的烟叶似的。他平时总象害了病的样子，好把胳膊交叉着抱住肩头，身子缩成一团，哆嗦着走路。此刻，戈龙心情不好，根本不想搭理什么人。他蹦下晒台，头也不回地沿着寨街朝家里跑去。

顾铭从窗口探出头，连喊几声，戈龙象没听见似的，只是一股劲儿朝前跑。

戈龙跑着跑着，一头撞在冲他迎面走过来的贡布老爹的怀里。

“嘿哟哟，瞧这只小牛犊，把老爹的肚子都顶通罗！”贡布老爹展开双臂，接住了戈龙。